

陈玲著

ZHONGGUOLIXUE

DACHAOJISHI

中国 留学大潮纪实

海潮出版社

陈 玲 著

中国 留学大潮纪实

海潮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7号

责任编辑:李 庆

特约编辑:朱学文

封面设计:仓小宝

中国留学大潮纪实

陈 玲 著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号 邮政编码:100841)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东海舰队政治部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X1092 1/32 印张:9.375 插页:4 字数:210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7-80054-596-2/I·142

定价:9.80元

序言

留学大潮，在时空的坐标上

本不愿写今天的故事，除非是新闻。

我的导师哈利德教授曾经把我的一篇论文甩还给我说：“文中所举例子必须是二十年以上的史实，差一年我就扣你的分。”

这未免过于刻板了。

但他的警告不无道理：做学问，切忌把自己纠缠到正在发生的事件中去，因为在看不清事态发展结果、无法筛清扑朔迷离的现象之前，你的任何解释和结论都将是危险的。

对于将自己的感觉和思考诸诉于故事叙述的文学作者来说，描述现实生活也险如端给读者一杯仅供暂时解渴的水，而已成为历史的往事，才更象酿足了内涵和底蕴的酒。因为时间在不断增添可以用来做比较的事实、并越来越远地在将人们的非理性的情感和事件隔开的同时，也在不断往深远的方向改变事件的色彩和结论、揭示事件更深刻、更确切的意义。它能把在近处辨不清、跳不出的喜怒哀乐拉远为一幅不为情感

好恶所局限的宏观画卷——人类不断增值的知识能够在时空的座标上重新确定事件应有的位置，正如我们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对“没落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样一些一度已经盖棺定论、不容置疑的“史实”重新做出诠释。

然而，我却把这个道理反了过来。

被席卷在由成千上万年轻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汇聚成的出国留学大潮中的我，有毋庸置疑的理由乐观地预言：时空的久远，将不会磨蚀、否认了这一历史潮流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意义，我甚至感觉得到这幅由我们组成的画卷的震撼人心的宏伟和磅礴，我因此而为我和我周围的中国留学生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的乐观，并不仅仅孤立地出于对今天的留学大潮之于将来中国的伟大意义的自信。从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又于二十几年后率首批官派留学生赴美，从而揭开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序幕起，到清末民初兴起的留日高潮；从接踵而至的“庚款兴学”带来的欧美留学热，到与之相伴的“五·四”留法勤工俭学，从寻求革命理论的留苏留德活动、到新中国成立后掀起的向苏联、东欧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热潮，一次次大浪淘沙之下，毕竟有詹天佑、严复、刘步蟾、孙中山、李大钊……这一个个、一串串的名字组成的光辉灿烂的群星座，永恒地镶嵌在了中华民族追求进步的历史长穹。而今天，在经历了又一次复辟式的自我封闭之后，我们古老而沉重的民族终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不可阻挡地向着远远先进于她的世界强国开放了自己。历史和现实，为我的乐观提供了依据——

我们正明白无误地面对先进、举足进步。

然而，当我把手指向这幅宏伟的画卷，力图向人们描绘它

各个细微的局部时，我发现我只好不无沮丧地承认，许多地方竟是东一撮、西一块的斑斑点点，竟是难以独立显示全局意义、有的地方甚至是斑驳嶙峋的色块。这幅画卷不象当年的人们所描绘的他们正在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每个局部都是凯歌嘹亮、光明一片。我只好如实地说，在出国留学这一进步的历史大潮中，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仍然不能常常保持昂首挺胸、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姿态。在国内坦然潇洒的我们在西方世界不一定仍然能够保持住坦然和潇洒。我们常常艰难地辗转踟蹰、甚至不得不难堪地匍匐爬行；我们经常在来自外界和自身的强大冲击下失去平衡而变得自相矛盾；我们经常灰头灰脑、跌跌撞撞，我们经常咬牙切齿、痛哭流涕，我们经常心力交瘁、颠狂失态。我们象是在一场巨大的慢性危机中拚付着我们全部的底气和尊严，我们象是在身不由己地以一出个人的悲悲喜喜的活剧来促化一场民族进步的历史喜剧的出演。

历史和个人之间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人类的认识从“地心说”进步到“日心说”的进程中，哥白尼、加利略付出了个人生命悲剧的代价；在中华民族从封闭贫穷走向开放富裕的道路上，去国万里的中国留学生付出的是个人精神撕扯的磨难。

哥白尼和加利略面对的是一个需要用巨大的智慧和勇气去启蒙的愚昧世界。而我们，置身先进富裕的西方世界的中国留学生，仅仅是因为来自于一个亟待改变的贫穷的家园。

也许，异族文化，是对我们的一大挑战。但贫穷，却是我们最大的弱点，也是我们勇气的来源。

贫穷的背景给我们带来的是失落感和价值量之间无法弥

补的差距，是肉体与精神、成就欲与压迫感双重煎熬的拖磨。我们的血液中沉淀着数千年灿烂民族文化的骄傲自豪、我们的心灵上凝固了近百年遭受列强侵略的耻辱酸楚、我们的身后拖留下对几十年“运动”狂热冷却后的思考。我们以我们的聪颖、自信和敏感来面对一个与中国神话毫不相干、却是势不可挡的西方文明的强大渗透——

如同柔弱而单薄的个体面对强大而轻佻的历史。

我把我们时常辉煌顽强也时常窘困尴尬的面貌和姿态如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仿佛是在宏伟的历史画卷上诚实地显现我们各自微不足道的位置和斑驳的色块——让我尝试从非“史无前例”或“没落垂死”这样一种对今天的故事的叙述中超越出来，尝试对在危机性的生存境况中人性沉浮的写实。

目 录

上辑 中国留学大潮纪实

序言 留学大潮,在时空的坐标上	(1)
第一章 奔向梦想	(1)
一、卷入浪潮	(1)
二、命运的腾飞	(7)
三、在独木桥的两端	(15)
四、沉淀的梦想	(25)
第二章 求学篇	(33)
五、延续与超越	(33)
六、“牛津人”	(39)
七、我的故事:机遇与挑战同在	(50)
八、沉浮在意志和生命的底线	(56)
第三章 人性的危机	(74)
九、“龙应台旋风”与爱国主义	(74)
十、“卢刚血案”与《万圣悲魂》	(81)
十一、煎熬,在留学的磨石上	(97)
十二、“洋插队”	(105)
十三、赴日中国“就读生”的故事	(115)
十四、自由与孤独	(121)

第四章 未竟的命运交响曲·····	(134)
十五、名利欲与使命感:历史与现实的观照·····	(134)
十六、在归与留取舍的天平上 ·····	(140)
十七、梦想与现实的距离 ·····	(152)
十八、不是尾声 ·····	(160)

下辑 留学心路写真

永恒的慰藉·····	(167)
亮在我朦胧岁月的那盏灯·····	(171)
家门前的樱花树·····	(178)
往事如烟·····	(181)
下乡·····	(188)
丈夫的漫画像·····	(196)
牛津“第一勺”·····	(204)
“镜子”里的戴芙妮·····	(209)
沉重和执着的追求·····	(215)
淡淡的回忆与行者的透悟·····	(222)
我是哪儿人? ·····	(226)
友情·····	(231)
婚姻是团猜不透的谜·····	(235)
只做自己·····	(240)
依旧的爱·····	(245)
喜欢做女人·····	(249)
人生,那是一路景致 ·····	(254)
关于文学的随想录·····	(257)

写作这件事(之一)·····	(261)
读书与人生态度·····	(263)
《牛津通讯》与“文如其人”·····	(266)
《中国人》创刊号发刊词·····	(268)
洋插队·····	(270)
《废都》与贾平凹其人随笔·····	(275)
住陋室与吃金粉·····	(282)
小事情与新文化·····	(290)

第一章

奔向梦想

一、卷入浪潮

走了，我的同学、校友，一个个全都走了。当年于千军万马的拼杀中闯过了高考独木桥的好儿好女们，又齐刷刷地把眼睛瞄向了国门外的西方世界。

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个为中央各部委和全国高等院校培养一流翻译人材和师资的摇篮，变成了出国留学的朝天大道。最早几波出国留学浪潮几乎将七七届、七八届的优秀人才尽数卷入了西方国家的高等学府。这些“文革”十年积压后从全国挑选出来的外语尖子，还没毕业，或刚被人才青黄不接的外交部、外贸部、对外文委、各高等院校等令人羡慕的单位热烈地迎进了门之后，板凳还没坐热，又匆匆离开了急需他们的工

作岗位，涌上了出国深造的征程。

刘二非，北外英语系的骄傲，七八年入学的第一学年就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跳级，一跃进入七七届尖子班的前茅，还没毕业，就再跃考入了美国哈佛大学；

张世耘，我们英语系七八届的“真命王子”、国内英文专业名教授张道真之子，在以绝无竞争对手的实力被录用为北大西语系英文专业课教师之后，又轻而易举地走出了北大，走向了美国；

朱继明，我们班这个十六岁考入省重点高中的同学，玩似地考入了北外的“神孩儿”，在研究生在读期间就被洋导师保送去了美国。

.....

七十年代末，大潮初卷。1978年是一个深刻地印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的年份，农村改革和恢复全国高校统一考试在这一年的中国城乡以铺天盖地的势头展开，给死寂沉滞的经济、破灭无望的理想重又注满了生机。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随着经历了十年动乱的苦难民族的命运，终于运转到了一个光辉的转折点。一夜之间，我们从农村、工厂、军营、街道，从一个个不起眼的生活的角落颖脱而出，跃入了“天之骄子”的聚光灯下。但我们来不及注意到的是，这一年，中国恢复向国外派出留学生的工作，一项与改革和恢复高校招生制度同步的开放国策，也在静悄悄地拉开帷幕。这一年，当时的教育部发出《关于增选出国留学学生的通知》，向五大洲32个国家派出1750名留学人员；这一年，华国锋访问西欧四国，与德、英、法、意定下了互换留学生的协议。这一年是与世大隔绝十年以后，中国留学史上又一次大浪潮的发端。但是，对有着10亿多

人口的现代中国来说，这一年的声势还远远不足以形成对社会的冲击。在最初的日子里，这点点滴滴的消息，还不能让刚刚跨进大学门槛，一头钻进了书本的海洋正陶醉不已的我们意识到，这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时间从七十年代末进入了八十年代，公派留学生在五年之中猛增到了两万，北外先于大多数高等院校骚动了起来。八十年代初二非赴美国哈佛大学，向这些未来的外交官、翻译家们展现了一个可以达到的、更加灿烂的前程。八十年代的北外开始向国门外的西方世界发起冲刺了，小A、小B、小C，美国、欧洲、加拿大，数学、经济、社会学，英语、德语、法语...我们占尽了语言的便宜。外语，变成了出国留学的起跳板。1984年底，国务院对自费留学生作出了明确规定，个人通过正当合法手续，取得外汇资助或国外奖学金，办好入学许可证的，均可申请自费留学。这项中国留学史上对自费留学资格最宽松的规定，终于以其最大限度的普及性和可能性，导致了一场席卷千家万户的、经久不息的大潮。

我的同窗好友也来向我告别了。在两跳龙门，从军营警卫连考入名牌学府，又考入外交学院研究生之后，他却说：“以前的奋斗中没有出现什么奇迹，我期待美国给我带来刺激和震撼。”

当我大学的同室密友，柔弱单薄的 LANNA 也挥别了她执教的 Z 大学和新婚不到半载的丈夫，登上了赴美的飞机时，我觉得我真要沉不住气了。在班里名列前茅的我，竟落在了出国留学的后面。

我的熟人同事、邻居朋友，甚至丈夫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碰到我，一日胜一日地把眼睛睁得更大更圆，将眼睛里一

串串的问号惊叹号划得更尖锐更醒目：怎么你还没走?! 北外的毕业生居然还窝在国内!?越来越让我觉得我好象正在犯一个不可理喻的错误。

新华社对外部，我工作的具体单位，部领导无言的政策使公派出国留学变成了培养重点业务骨干的必经之路。

妈妈的来信也循循善诱：“听小冯叔叔说，他的一个表亲，也在你工作的单位当记者，被选拔去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深造。你要努力啊，争取早日出国留学。”

从小到大，妈妈一步步地鼓励我更上一层楼。读中学时，她要求我必须拿回全优成绩和三好学生奖状；插队时，她亲自去我劳动的畜牧场骗说假期，为我争取来高考复习的时间；我成为记者后，她不远千里汇款给我买第一辆采访用的自行车。一次次成功的“配合”，使我和妈妈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我习惯了看到她为我骄傲的神情，她习惯了我满足她一个又一个的期待。

哦，出国留学，这一新的层次上的新一轮冲刺，变成了检验已经大学毕业了的我们能否有更加灿烂辉煌前途的唯一尺度。只要你冲过了高考这根独木桥，你就别无选择地进入了这新一轮竞争。你越是毕业于名牌学府，就越是身陷无法逃避的竞争的壓力之中。一个确确实实的事实表明，除了中文系和其它与留学深造挨不上边的学科之外，国内各学科的尖子，几乎以压倒多数的数字冲出了实验室、教研室、研究所，冲出了国门。以中国科技大少年班为例，从1983年到1992年毕业的340名学生里，已有200名去了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留学和工作。北大、清华、南大、复旦、同济、科学院……所有高等学府的人才都在向外倾泻，许多教研室、实验室的人员像走马灯

似地变换。再也顾不得国内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国内的空档有多么需要我们来填补、国内的位置有多么令人羡慕了，仅仅这样一个个的事实，就足以撩得一个个雄心勃勃的头脑失去平衡。

我就像沉淀在滚滚潮流中的一块卵石，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舆论和压力。

我又怎么会咽得下这口气，甘心情愿让我的英文一辈子只在国内打转！我在我插队的农村小学那张凹凸不平的矮小课桌上一笔一笔地把自己的高考考分积累到与北外附中的尖子学生同等的分数线上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我的智商，我被新华社录取为英文记者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我的成功。我的业务急需我出国深造，我的自尊和雄心等着我一举填平落差，我的父母期待我带给他们更大的荣誉，最最实惠的，我新建不久的小家庭等待我来改变一穷二白。哦，出国留学，这是一个对当今某些中国人来说简直可以囊括人生一切价值和利益取向的梦想！

然而，我一年、两年、三年地拖延着。也许有别的原因，儿子还太小，虽然由婆家替我照顾，但做为母亲，我仍然不忍撒手便走；依恋温馨的小家，我厌倦了单枪匹马离家闯荡的生活。但这些远远不足以阻挡我奔向梦想的脚步。唯有闯出国门的道路上的种种麻烦，阻碍着我迟迟不能把梦想付诸行动。我叹息，出国留学不能像高考那样，只要闭门努力造车就能把机会造出来。一想到要四处去筹措美元来应付托福和赴美研究生入学考试，一想到要为报名和考试去奔波、去拥挤、去开夜车复习，一想到要去求人推荐、要无数封地往美国、英国、加拿大发信，等待无数因没有奖学金而拒绝的回信中寥寥无几

的希望，一想到要求爹爹告奶奶地恳请、甚至撕破脸皮地获取领导的恩准，一想到公安局和大使馆门前长龙般的队伍和工作人员不屑一顾的冷面孔，我就望而却步、不战自退。我觉得我实在不能适应这种要把全付精力和自尊押做赌注的竞争。我只能对那一张张不解的面孔和父母的来信自我解嘲或故作清高。但内心，我在暗暗地给自己排着队。作为中央新闻采编室的骨干记者，我在对外部年轻记者中已经名列前茅，在长长的等待公派出国的队伍里，中年骨干也已经轮到了尽头。我相信我的机会正在向我走来，我期待着堂而皇之地被公派出国留学，以我的业务能力一步越过重重难关。

机会终于来了，在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部主任把一份路透基金会奖学金申请表交给我，对我挥着拳头鼓气说：“全力以赴，打败五十多个国家几百名同行竞争者，为中国争得六个名额中的一个”。我似乎看到命运之门正在向我辉煌地打开。这将是一场为进入世界著名学府牛津大学和为获得两万美元的奖学金的拼搏。我感到周身被背水一战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念涨满。我调动了一切力量：我再三斟酌己强敌弱的所在，倾囊选择出五篇最有利的参选作品；我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参选论文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部主任义不容辞地挥笔推荐，副社长出面在推荐信上落款签名；我的两位英国籍新闻导师在遥远的英伦本土得知我的申请后，也极尽对我的好感向路透社力荐。

我终于如愿以偿，一纸录取通知书为我扫清了一切障碍。牛津大学的导师写来了热情的欢迎信，路透基金会早早给我寄来了机票和英镑，新华社外事局将提前为我办理好的一切出国手续送到了我的手上。1988年10月2日，我像个大获全

胜的英雄一样自尊自信地登上了英国航班，飞离了国土。

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出口处，路透社派来接我的人高举着“中国来的陈玲”的英文招牌，我的前面，是我将要加入的行列，已经被留学大潮卷到牛津大学来的一百多名幸运的中国学人，我的身后，国门内外出国留学的大潮仍在经久不息地翻卷。

二、命运的腾飞

历史，能把同一个词汇翻炒得面目全非。想当年，大唐正盛，弱的大和民族为了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在向大唐派遣第二批外交使节“遣唐使”的同时，还派出了随外交使节同来同返的“返学生”和可以不受限制、较长时间留在大唐学习的“留学生”。没有料想到，世界在不平衡地发展了数百年之后，培养了首批“留学生”的先进的大唐竟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争先恐后抢着出国留学的大唐的后代们，已经没有几个人了解“留学生”一词的真正起源了。反“留学”原意的留学，也不再是当年大唐玄奘和尚去“西天”研究佛法那般苦行僧的道路了。

这是在愚昧保守和落后受欺相互撞击下渐渐打开的门。扮演了“第一个吃螃蟹”者的，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深被美国的先进和繁华所吸引的容闳。1854年，当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为自己的“西学东渐”的计划四处奔走时，他在一贯注重科举仕途、视美国为蛮夷之地的国人中，竟要费尽心思才